

编者按

近年来,海南省典籍整理与研究基地、海南苏轼文化教育基金会、海南师范大学国学研究所联合策划了“琼州东坡书院史话”“儋州东坡书院史话”“重光琼州东坡书院调查与研究”等课题,本文作者何杰华为后一课题的主持人。作者经过深入研究,发现琼州东坡书院(遗址在今海口市五公祠景区内)有其名在宋咸淳八年(1272年)之前,为全国最早,且最晚在元代便有书院之实——既设山长,又置学田,可谓“名实俱古”,只是长期被遮蔽于五公祠的盛名之下。

2001年,五公祠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其实,成为国家重点文保的不只是纪念“五公”的五公祠,而是连同五公祠在内的一组建筑群,其中便有被淹没的琼州东坡书院,它比儋州东坡书院要早270余年诞生。

今日所称之五公祠,是狭义上的五公祠、两伏波祠、御碑亭、风神庙、龙王庙,以及一众与东坡先生有关的建筑的合称。打开五公祠建筑平面图便能发现,无论是所占空间比例,还是所拥有的建筑体量,与东坡先生有关的建筑都不小于和不少于狭义上的五公祠。



海口市五公祠浮粟泉旁的“东坡书院”门额。 陈燕 摄

历史演变

宋绍圣四年(1097年),苏东坡抵达海南岛,当年六月过琼山,发现“琼山郡东,众泉翳发,然皆冽而不食”,便“指凿”双泉于“郡之东北隅”,由此,琼山士民饮水问题得以缓解,于是纷纷奔走相告,以至“汲者常满”。他离开琼山后,时任太守陆公在双泉上建一亭,并立一石,刻“东坡双泉”四字,以记东坡之功。三年后的元符三年(1100年)六月,苏轼离岛北上,又再过琼山,应建亭之陆太守所请为亭命名并赋诗,于是便有了洞酌亭与《洞酌亭(并引)》诗。这是“东坡双泉”与“洞酌亭”的缘起,分别发生在苏东坡登岛、离岛之际。

到了南宋,“双泉”逐渐“混而为一”,“洞酌亭”匾及诗也不复存。幸好有“五公”之一的李光。南宋绍兴三年(1133年)九月二日,他从琼山乡老处寻得东坡原迹“洞酌亭”三字,重又将其“揭之亭上”,遂使东坡这一琼山印记得以重光。咸淳八年(1272年),此地筑起一座锦衣堂,其记称“邦之人士,以颖滨续坡翁诗有‘锦衣他日千人看’之句,就坡院筑锦衣堂、聘丰碑以立进士名刻。”由“坡院”二字,可知东坡书院的建立不晚于咸淳八年。清代道光《琼州府志》明确将此书院记入宋代书院之列,也可证。

及至元代,东坡书院有了山长。《寰宇通志》载:“东坡书院,在府城北,宋苏轼谪昌化军时寓此。后北归,邦人思之,为建书院。元设山长。”这条记录说明,书院在元代之前便已存在,只是元代才设山长。山长之设坐实了书院存在和运行之实,双泉旧地已是名副其实的教育场所,而非仅为汲水游赏或纪念追思之地。关于这一点,还有其他佐证——

其一,《寰宇通志》记:元代著名书法家赵孟頫受邀为这所书院题了“东坡书院”门匾——“翰林学士赵孟頫取其号书扁书院”。

其二,正德《琼台志》又补记书院元代曾置有学田,“有贍学田租七十石”。

其三,元天历二年(1329年),被放还乡的参知政事王士熙光临其东坡书院,并赋《东坡书院》诗。

其四,《琼台志》记有两位元时书院山长符乙翁、刘复初:“符乙翁,东坡书院山长”“元侍御史丘士杰偕东坡书院山长刘复初游其地,题曰‘有本泉’”。

由“翰林学士赵孟頫取其号书扁书院”的记载,可确定其为书院题匾的时间范围。赵孟頫入翰林院的时间为至大三年(1310年)十月,延祐六年(1319年)致仕,至治二年(1322年)六月十六日去世于吴兴家中。由此可知他为书院题匾的时间应在1310年至

1322年之间。另一条重要的信息是,他在翰林院的僚属兼学生范梈曾任职于海南海北道廉访司,延祐二年至七年(1315—1320)间,范梈曾多次到海南岛巡察,赵孟頫题匾之事有可能是应范梈之请,完成于1315年至1320年间。如此,琼州东坡书院有其名的时间不晚于1320年。

明代,琼州东坡书院呈现出“祠庵与书院共生”的典型特点,即在承续教学功能的同时,不断添建祠庵等建筑,兼具文化传承、教书育人与信俗祭祀等功能。

易地易名

明初中期,琼州东坡书院经历过两次迁建——“天顺年间迁小西门外街、成化四年又复迁于府治东”,和一次重修——“成化十二年,知府蒋珙重修”。彼时,换了地方的书院亦呼“东坡祠”,有了祭祀的功能。不过,其原址和府治之东新址此后便相继荒圯,直到万历四十二年(1614年),时任郡守谢继科在“东坡双泉”旁建“会源亭”,同时建“金粟庵”祀观音,并“复设书院十余间,讲堂一座,开塘一区”,将书院更名为“粟泉书院”。

三年后的万历四十五年(1617年),时任兵备提学副使戴燿在粟泉书院旁创建“宋二苏公祠”,将苏轼与苏辙同祀其内,并为祠悬匾“高山仰止”,更将二人海上唱和之诗刻于其间。这是今日所见苏公祠遗迹的前身。

清代,琼州东坡书院规模日臻宏阔。先是,游击易知于康熙五年(1666年)募资在粟泉书院旁建起“准提阁”并重修二苏公祠,记事碑至今仍存;康熙二十五年(1686年),郡守佟湘年等又对书院进行了一次力度颇大的改建,其中最具有标志性意义的,便是将二苏公祠改为专祀东坡之苏公祠。

乾隆十一年(1746年),东坡书院又迎来了一次改名。乾隆《琼山县志》记载,时任郡守于需在浮粟井旁建起屋舍四十八间,并将书院名为“苏泉书院”。同治九年(1870年),太守冯端本又“重加整顿”,为书院添斋舍讲堂,募捐资费以充膏火,延请河南进士王伯良主讲席,并购《十三经注疏》《资治通鉴》等书藏于苏泉。

光绪十五年(1889年),书院迎来了新“邻居”。是年,雷琼道道台朱采于书院侧建起“海南第一楼”(五公祠主体建筑)以祀“五公”,这是五公祠的第一次正式亮相。由于朱采又新建五公精舍,重建五公祠,导致苏泉书院之斋舍所存无几。由此,书院之名渐被淹没。至光绪三十年,“楼(五公祠海南第一楼)之东有苏文忠公祠,祠旁即浮粟泉,泉

上有屋数楹,颜之曰‘苏泉书院’,讲舍萧疏,山花历乱”,书院完全被五公祠盖过了风头。于是,太守刘尚伦主持了书院的再次迁建,将书院迁至“郡城东学前街”净土寺之地,而原东坡书院便结束了它的教学使命,成为游赏、纪念之所。

民国四年(1915年),道尹朱为潮重修五公祠,移伏波祠于苏祠之东,又在原龙王庙、风神庙旧址添建粟泉亭、洗心轩,并叠石成峰,开洞凿池,将此处打造成“琼园”,书院便与新老“邻居”一起,成为海岛之名胜。

全国最早

琼州东坡书院不仅是海南岛上最早的“东坡书院”,更是目前可考的全国最早的东坡书院。

据邓洪波、刘敏所撰《东坡书院述略:从苏轼与书院的关系谈起》考证,琼州东坡书院不仅比儋州东坡书院命名(1548年)更早,比宜兴(1500年始称)、惠州(1346年始称)、黄州(建于吴淮任知府期间,吴卒于1490年)、贵州(建于1518年后)、嘉州(1452年始称)、钦州(1695年始建)和常州(1308—1311年间)等地的都要早。

琼州东坡书院的价值,不止于时间维度上的“先发优势”。得益于东坡先生的文化号召力及海口(原琼山)自宋时起便享有的全岛政治文化中心的区位红利,这座书院从古至今便是往来皆鸿儒。

在宋代,有苏东坡得双泉、题《洞酌亭(并序)》,李光题诗作记、复现东坡古迹。

元代,有赵孟頫题写书院门匾,王士熙题诗《东坡书院》。

明代则有憨山德清造访、丘潜作《读东坡诗》中惦记双泉。

清代至民国,有翁方纲复建洞酌亭并题匾、王国宪作《洞酌亭怀古》、杨瓚烈曾任书院院长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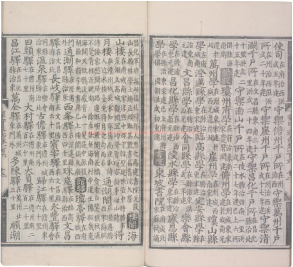
这些名人或造访、或题诗、或书匾、或主讲,形成了一条贯穿宋、元、明、清至民国的清晰的文化脉络,更让琼州东坡书院成为东坡文化在海南乃至全国传播的不可忽略、不该被淹没的文化载体。

今日重提琼州东坡书院,不是要割裂它与五公祠的共生关系,而是要还原海南文化“多元共生”的本来面貌;不是要与儋州东坡书院“一较高下”,乃是要让它们并肩成为东坡文化在海南大地上的“双子星”,共同勾勒出东坡文化在琼传播的完整脉络。这才是溯源与比较的根本意义——因为典重,所以宝贵;因为被淹没,所以需重光。 [图]

因为典重 更待重光

琼州东坡书院

何杰华



《寰宇通志》中的“东坡书院”条。 何杰华 供图



海口市五公祠景区内的苏公祠门匾。 陈燕 摄